

## 宁海乡音

## 姆妈的镬戳糍

薛静雅

我从小很喜欢吃妈妈亲手做的镬戳(音油)糍。自我记事起,生日一到,就会缠着妈妈做镬戳糍。工作成家后,妈妈也会想起来为我做,而我总说不会吃了。手工制作镬戳糍相当繁难,姆妈步入老年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我就更加不忍心提起镬戳糍。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吃姆妈的镬戳糍,是在十年前的事。

十年前,姆妈还在帮我哥哥家烧饭,负责十多个人的中晚餐。那时她只有六十出头,一天忙到晚,也没听她喊累。姆妈厨艺绝佳,凡吃过她做的饭菜,无不夸赞,她也有劲又利索,尽量将所有饭粒戳碎,将米饭的糯性全部释放出来。慢慢,镬里的糯米开始成团,慢慢,镬也越来越需要力气。此时姆妈的额头开始渗出汗水,她嘴唇紧闭,使出大力气来,还不时喘着粗气。有时候动作过大,导致落在铁镬四周的水泥灰松动脱落。从小对姆妈的一身力气惊异不已。她皮肤白皙,面容姣好,身材苗条,怎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呢?姆妈总对我们说,力气生在骨头缝,她从小上山落海,种田割稻,练出一身力气。而我上初中了,还提不动一拗斗井水,很羞愧。姆妈又说,怎样的鸟吃怎样的虫,叫我认真读书即可,将来是不用吃力气饭的。

终于一大团呈胶冻状的麻糍出镬了。姆妈从大团里揪出一个一个小团,搓成球状,然后放进那只盛着红糖芝麻糊的大洋铁盆里。我早已洗好手等在盆子边,姆妈一放,我就立马滚动起糯米球,白白的珠子随即裹满红糖黑芝麻糊。在第一个镬戳糍出盆前,我已叫妹妹们洗好手。前几个一出盆就进了我们的肚子。接着就一个个放在大红祭盘里,作为全家午餐的芝麻糍,姆妈做的镬戳糍,软糯又香甜,爽口不黏牙。别地方吃到的镬戳糍,不是糯性不足以致过于松软,就是饭粒太多而不爽口。我想,姆妈的厨艺之所以比一般人好,那是因为她用心用力。

高压锅里的糯米饭已熟。姆妈打开锅盖,将高压锅放在地上。她蹲下身,一手拿住锅柄,一手紧握麦饼杖,使劲戳米饭。看到姆妈戳得很不容易,我不禁有点心疼,跑到她身边,说:“姆妈,我来戳嘛!”姆妈侧过脸笑着说:“你戳弗来,还不如我把这老骨头有气力呢?没有戳几下手就会酸个。”我只得提着心,生怕累着姆妈。她



握镬戳柄,对糯米饭反反复复不间断地做着几个动作——或坨或戳或铲,既有劲又利索,尽量将所有饭粒戳碎,将米饭的糯性全部释放出来。慢慢,镬里的糯米开始成团,慢慢,镬也越来越需要力气。此时姆妈的额头开始渗出汗水,她嘴唇紧闭,使出大力气来,还不时喘着粗气。有时候动作过大,导致落在铁镬四周的水泥灰松动脱落。从小对姆妈的一身力气惊异不已。她皮肤白皙,面容姣好,身材苗条,怎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呢?姆妈总对我们说,力气生在骨头缝,她从小上山落海,种田割稻,练出一身力气。而我上初中了,还提不动一拗斗井水,很羞愧。姆妈又说,怎样的鸟吃怎样的虫,叫我认真读书即可,将来是不用吃力气饭的。

终于一大团呈胶冻状的麻糍出镬了。姆妈从大团里揪出一个一个小团,搓成球状,然后放进那只盛着红糖芝麻糊的大洋铁盆里。我早已洗好手等在盆子边,姆妈一放,我就立马滚动起糯米球,白白的珠子随即裹满红糖黑芝麻糊。在第一个镬戳糍出盆前,我已叫妹妹们洗好手。前几个一出盆就进了我们的肚子。接着就一个个放在大红祭盘里,作为全家午餐的芝麻糍,姆妈做的镬戳糍,软糯又香甜,爽口不黏牙。别地方吃到的镬戳糍,不是糯性不足以致过于松软,就是饭粒太多而不爽口。我想,姆妈的厨艺之所以比一般人好,那是因为她用心用力。

高压锅里的糯米饭已熟。姆妈打开锅盖,将高压锅放在地上。她蹲下身,一手拿住锅柄,一手紧握麦饼杖,使劲戳米饭。看到姆妈戳得很不容易,我不禁有点心疼,跑到她身边,说:“姆妈,我来戳嘛!”姆妈侧过脸笑着说:“你戳弗来,还不如我把这老骨头有气力呢?没有戳几下手就会酸个。”我只得提着心,生怕累着姆妈。她

的血压血糖有点高,偶尔听她说起,早上刚起床时浑身酸痛,吃了饭活动后症状就会消失。姆妈毕竟已步入花甲之年,老年病开始找上门。姆妈的不仅不能给她妈添麻烦,而且应该为她的身体保养出钱出力。

终于戳好了。姆妈一边从橱柜里拿出一罐黑芝麻花生糊,一边说道:“听说黑芝麻吃,你也拿一罐去吃吃,早上不要饿着肚皮上班,泡一杯吃吃蛋好个。”原来姆妈早已开始自我保养了!我顿时为刚才的想法感到羞愧。老哥姐妹,姆妈辛辛苦苦将我们四兄妹养大,她辛辛苦苦,我却还在吃着她做的饭,且没有一个孩子将她的厨艺传承下来,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惭愧啊!在我捧着红糖的芝麻糍摊在果盘上,正滚出一个个镬戳糍来。她递给我一个让我先尝一下,问我甜度够不够,还说自己血糖高不能再吃甜食,叫我们也吃得清淡点。我咬了一口,甜度刚好,因为有核桃花生的加入,味道也比以前更好,但我回复她:“姆妈,甜度倒是刚好,但总还是小时候的镬戳糍好吃。”她神色一黯,说:“那当然了,现在什么都能吃得到,谁还中意这种土东西啦!我付你中意吃,再说蛮长时没有做过了,才村起来做个。”

从那以后,姆妈再也没有做过镬戳糍。

“姆妈的镬戳糍”  
朗诵音频

## 千年古樟与栅下村名的传说

## 有此一说

陈焕联

前童人都不能忘记原木器社西边的古树群,那是何等的壮观。一大片数人才能合抱的溪罗、沙朴、枫杨等古树,形成黑黝黝的古树坦,许多树干空心,有些地上只留下了十多人可坐的大圆桌般的空心树桩,柔软的沙地及小溪旁生长的灌木,是孩子嬉戏玩乐的好地方,也是人们收集枯枝残叶当作柴火的好去处。

距前童北面数百米的栅下村,前童的耄耋老人抑或尚能记起,栅下村南北两头曾经长有两棵上古洪荒时代留下的巨大樟树。栅下村南北狭长,北自老鹰岩下黄泥山伸展至前童黄洋市旁,长五百多米,东西阔三百米,沿梁皇溪排列,形似游龙。

村东南长有一棵古樟,遮天蔽日,底部中空。千百年来,粗壮的树根节节盘绕,如云海腾龙,不断拱起,形成高于周围土地的大土墩。夏日酷暑,人们劳作后将它当作避暑纳凉休闲的胜地,孩子们在巨樟下玩耍打闹,把它当作玩乐的天堂,树上鸟雀成群,小鸟的歌唱与蝉鸣构成了自然的音乐天堂,她是名副其实的樟树王,现在宁海各地的大樟树与其上同世纪五十年代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村里为了响应大办农业,筹措创办农业高级社、畜牧场、筑路等款项,以500元人民币将大樟树卖与峡山人造船,村民老人虽然反对也无计。由于古樟实在太太,砍伐运输花了大半年时间。古樟伐后,留下巨大的樟树根,村民挖了三年多时间,用来做家具。许多村民的樟木箱都是用独块樟树根板做成,但作

子女婚嫁新妆很为炫耀。

古巨樟伐后,村民少了休憩闲聊的去处,鸟雀也没有了停留生养的地方。

而在栅下村东北村口与徐家邻近处还有一巨樟,它更为巨霸,冠盖十数亩,它有数千年高龄。它毁灭至今约有百年,但人们仍谓周围田地“樟树上XX石”“樟树下XX石”,是显著的地理标志物。当年老人谓巨樟南面伸出的枝丫荫蔽在嵌铺卵石的古道上,这条古道是自宁波至古代的南北大道梁皇驿站站向东往小汀东山水白庵,过獬狍洞,而后沿栅下村徐家门前经过巨樟下,至官地、竹林直向水车方向。

徐家乃是栅下村最早居民,有七百多年历史。元末时(1360年)徐氏祖上为官,谱上载为“同知”。当年徐宅甚为恢弘,南临古道建有一道八字大门,高大的院墙围住徐氏三座大院(人称“三穿堂”)。百多年来,徐氏家已沦为废墟,临古道的大门院墙倒塌,只剩大门,犹如一座亭子,后人戏称为“两脚车门”。史载,路过此门前乃“文官下轿,武将过马”,可见其当年辉煌。

古樟荫蔽古道,在巨大龙般的枝丫下,有木条捆扎成栅,中留古道建大门,有兵丁戍守,盘查行人。因为是唯一的通道,东来西往的过路人等皆从古樟栅门下经过,久而久之,人们皆称该村为“栅下”。

另外,称该村为徐家等尚不能清楚表述地方,况且栅下村有六大姓氏杂居,不如以巨樟栅门这个显著的标志来明确地理方位,以“栅下”来替代这个村庄的称谓,并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和接受。

栅下村何时间因建栅并驻有兵丁哨卡,因无重大事件发生并记载,史上无据可查。但栅下村

建村有数百年历史,徐氏在元朝已在此繁衍生息,有700多年历史。前童塔山童氏族谱(明洪武十八年方孝孺修纂)“思忠子娶栅下徐同知孙女”,即说明元末明初时就已明确“栅下”称谓;水车陈氏族谱载二百多年前陈氏分支谓“一直沿用。那时栅下村仅有徐氏居住,为什么不称“徐家”而称“栅下”,可见巨樟栅卡之标志明显要比其它称呼更能显示地理位置。同时,以此看来,栅下村巨樟时建栅卡应为元末或明初,栅下社会动乱,元末起义四起,各自占地为王,若在此时建栅设卡,从梁皇驿考虑也有可能,但无史实为据,仅是猜想,有待于专家的考证。

据说古代樟树经某代帝皇封为“皇樟”,“私伐皇樟”乃封建时代官衙制定的一项罪责。村东北这棵上古时代留存下来的巨樟因何毁去,最大的原因莫不是毁于自然,而今留下的只是众多以它为标志的地名,彰显着村民的怀念。

曾几何时,栅下村与周围所有的村庄一样,田头地角遍野生长着许多叫不出名的古树、杂树,红叶飘飞,雪白的乌桕子是我们儿时去捡大人采摘后遗落的,去供销社换零钱的好东西;每当春夏雨后去溪边的溪罗树上采摘木耳和蘑菇烧菜,获得家人赞赏的田野一眼望穿,鸟雀也不见了踪影。痛定思痛的人们愈来愈重视自然生态的保护与修复,与七十年代人们发展用材林种植杉树、榿树、泡桐、檫树等不同,随着退耕还林,村民在房前屋后及自有地块种植经济作物,种植水果苗木及观赏绿植,几十年来已经蔚然成林,绿化了环境,美化了村庄,也许村民是以此来弥补古木逝去的遗憾。



栅下村貌

(缪军 摄)

## 缙乡人物

应可军

民国时,城区坊间有传,宁海有四贤:东有袁葆元,南有讨饭钯,西有杨子权,北有章镜波。虽然每人对贤者有不同的章镜波。百姓一般认为贤者应该是在地方上具有一定名望的,而且这种名望是深得乡亲们拥护与簇拥。现把四位简介如下,作为宁海人的标杆和劝勉。

东门袁葆元,邑城东门袁家人。因幼年丧父,从小就跟随叔父起文,视叔为父。同时也从小受到叔父的书香熏陶,尤聪颖超人,23岁考取首名庠生,25岁补廪生,无法向上进取,就在自己家中,造了三间精舍,开办了一私家书堂,开讲古代儒家必读的“十三经”,即《诗经》《书经》《易经》《孝经》《公羊传》《穀梁传》以及《论语》《孟子》等等,“十三经”中有些经

典深奥难懂,他根据自己多年积累,深入浅出向学子讲解,还著了《治心述闻》和《治躬述闻》两部读书心得,以帮助初学者参读。民国时期的徐乃斌,曾任教育局长,如孔庙、方正学祠、正学读书处、义井亭等,皆为之焕然一新。越溪上林村祠堂里的“舜伦攸叙”匾额,也为清末县内最后一名贡生袁葆元所书。《山前徐氏宗谱》二十一卷,卷首末各一。主编吴小舟,编篡为袁葆元,可见袁葆元对地方文化极为关注,树立榜样有一个载体,永葆宁海的“读书种子之乡”称号。

南门讨饭钯,宁海南门外人,据说俗姓陈,还不如民国初年城区的乞丐帮主大号出名。他住在宁海南

门孤老院,这个孤老院建于明初,成化十二年(1476)知县郭绅改建养济院于小南门外后人称孤老院,收养一部分孤、老、残人员。民国30年(1941)改称残废所、习艺所,从属于救济院。经费由该院田产开支和社会殷户资助,不足时亦常外出乞。这有点“奉旨乞讨”的味道。讨饭钯主要担任这个角色,只要城区有红白喜事或年关脚跟,他就要出门乞。他走路不脚,骑着强壮的乞丐上到举办红白喜事的主家或店堂求乞。他是个很霸道的乞丐,问你要东西,你不给他也得好好说,不能对他太凶或不敢,你凶他更凶,所以一般人不敢与他吵架。都怕跟他纠缠不清,也知道他会叫更多的乞丐来,这种场面一般家庭吃不消。他是个很有尊严的乞丐,一般乞丐都怕狗,俗话说:“讨饭钯狗咬,做官怕大考。”或是打狗也看主人。他则不同,从来不怕狗,反而是久了

狗怕他。而且他打狗从来不看主人的,不管谁家的狗,只要吠了他,指定要抡起手上的棒往狗身上猛砸。慢慢的狗都认识他了,都不敢吠他了,看他来了都远远地走开。毕竟,他这样乞食让许多乞丐得以度日,不会挨饿。当时穷苦的人太多了。

西门杨子权,市门头人。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一所由王钿韶领衔、杨子权主持的高等小学成功创,杨子权文昌书院文昌阁清节堂,定名为“宁海县官立高等小学堂”,时为我县第一所官立高等小学,也是县域内的“最高学府”,开官办新学之先河。辛亥名将董伯,宁海基督教为了吸引宁海人人教先后办过施医所、戒烟所、育婴堂(与政府合办)、明新小学、烟花厂等慈善机构。咸丰四年一月,宁海徐抚九先生与外甥杨子权尽心竭力创办宁海贫民习艺所,宁海贫民习艺所

“宁海贫民习艺所”,以解决宁海贫苦百姓衣食所忧。

北门章镜波(1879—1942),官名祖衡,谱名瑞钰,字宝珍,又字镜波,祖籍宁海城南石舌章。章镜波是江南陆军学堂毕业,历任新军第九镇队官、管带,辛亥革命时担任起义军正法法官,参与镇江光复。民国元年(1912)章镜波被任命为陆军步兵上校并加陆军少将衔。1933年之后,章镜波返乡养老。1933年在药店投资了烟厂,又在现城中小学旁的蒲湖村开了当店(当铺),前面当店,后面则是家人居住的院落,算得上家大业大。抗战前夕,宁海设立县保卫委员会,协助办理保卫团事务。章镜波担任副总团长除了县长李涵夫兼总团长外,副总团长由章祖衡担任。

缙城四贤,他们以自己的身份,为百姓的生计,营造了正能量充沛的社会风气。

桃源桥

阿门